



当代青年故事丛书

这里有成才的秘诀

孙宝镛 于化龙 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2-80/1

这里有成才的秘诀

孙宝镛 于化龙 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这里有成才的秘诀

Zheli You Chengcai de Mijue

孙宝镛 于化龙 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抚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0,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2}$ 印张: $8 \frac{1}{4}$
印数: 1—26,1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春城 责任校对: 宋玉培
封面设计: 秀 中

统一书号: 3090·724 定价: 0.82 元

出版说明

《这里有成才的秘诀》一书是本社出版的《当代青年故事丛书》的一种，共包括十六篇报告文学，讲述了十六个青年人自学成才的故事。这些青年人原来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们虽然没有念过大学，却成为国内同行业的佼佼者，甚至声蜚国外；他们虽然没有大学文凭，却取得了工程师、技术员、技术能手、特级厨师、糕点师等职称，有的成为作家、科学家……

本书的作者们，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些青年人走过的自学成才的道路，讲述了他们成才的“秘诀”，成功地刻划了一批成才的青年人的感人形象。

孙宝镛、于化龙两位同志，分别对本书的部分稿件做了组织、修改工作。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愿生命化作彩丝	修玉祥 (1)
助理翻译	孙宝镛 (18)
冰坛女将	于化龙 (41)
追 求	王秉德 (59)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张满隆 (76)
在人迹罕至的领域里跋涉	赵广新 (87)
小屋里的姑娘	梁仲学 徐少华 (102)
电子束在闪光	张满隆 张玉来 (120)
作家之路	史连瑛 (133)
他从崎岖路上来	李继伦 (156)
酱油状元	史连瑛 (174)
倔姑娘的奇迹	詹恒学 (200)
烹饪状元	苗家生 (219)
仰脸观奇霞 低头觅古宝	刘佩书 (235)
青春美如画	张满隆 (254)
学府门外的栋梁材	李玉轩 (269)

愿生命化作彩丝

——记瘫痪作家王占君

修玉祥

有人可能一百岁时走向坟墓，但是他生下来就已经死亡。

生命不等于呼吸，生活是活动。生活得最好的人不是寿命最长的人，而是最能感受生活的人。

——卢梭

普通的桌面上摆着一本刚刚出版、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长篇小说，深蓝色的封面右下方，跃出四个银灰色的美术体大字：《白衣侠女》。正中一位身披斗篷，银装素裹的年轻女英雄，纵身跳跃，英姿飒爽，恰似从天而降，大有踏平人间不平之威势。

掀过环衬之页，在铜版纸插页的正中间印着作者的照片。仔细端详：四方大脸，宽额头，厚嘴唇，黑长的睫毛，闪耀光芒的两只大眼睛，微笑着的面庞，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可谁会想到，这位年仅三十九岁的作家——王占君同志，却是一个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残废人。他身患严重的脊椎裂病多年，不仅下肢瘫痪，而且无良药可医，病情日益

恶化，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然而，面对死神的威胁，王占君没有退缩、消沉、颓废、绝望，相反，为了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每一瞬间活得更有价值，他昂首挺胸，以顽强的毅力，独特的生活方式，同病魔展开了抗争，在自学创作的道路上逐步成长。

童心中的迷宫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童年的梦。王占君也有自己童年的迷宫。他出生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父母、亲友中没有一个人识文断字的。五岁那年，五星红旗飘扬到了家乡，使原来的贫困的生活开始有了改善。父亲当厨师，由于手艺出众，在县城里赫赫有名；他还靠自学达到了两年文化程度。工作之余，常常买来许多唱本念给幼小的占君听。于是，《呼延庆打擂》、《杨文广征西》、《回杯记》之类的传奇故事，闯入了纯真的童心，常常使聪明的占君入了迷。稍大以后，这些南朝北国的唱本不能满足了，他便把大人给自己买糖葫芦的钱节省下来，经常去看电影、京剧、评剧、评词、大鼓、皮影等。有一次去到说书馆听评书，竟忘记了带钱。当说书人说到节骨眼的时候，一拍桌子，戛然而止，准备收钱。占君一看不妙，便假装撒尿的样子急忙溜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悄悄地返回来，挤进人堆里，继续听下去，甚至忘了吃晚饭。

岁月流逝，万物生长。占君入了小学。他开始阅读小说，特别喜爱中国的古典名著。六年级的时候，已读过了

《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聊斋志异》等小说作品。当时虽然是囫圇吞枣，但书中许多的动人故事他却能背诵出来。中学之后，他更对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余常常找来阅读。从小学到中学，他的作文成绩在同学中始终名列前茅，深受老师的赞扬。语文老师曾在《我的故乡》作文后边有这样的评语：“此文作得相当生动、具体，有较丰富的想象力。该生如能持之以恒，坚持苦练，将来必成大器！”王占君把老师的鼓励深深刻在心里，至今仍念念不忘。

第一篇处女作

一九六〇年王占君未满十六岁，在阜新县一中初中毕业了。他没能继续升学，而到自行车修配合作社当了学徒。白天，跟师傅学技术，为顾客平圈、上条、补带、换各种零件；到晚上，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坚持自学。同时开始试着练习写作。头几个月几乎每天写一篇稿子寄往报社，但是收到的却是一封封退稿信。他既没有气馁，也没有退却，而是更加日夜苦练，不停地写！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一年县文化馆办的小报上发表了一首《汤头河畔飘歌声》（夸哈尔滨调）。这短短的十几行诗，便是他的第一篇处女作。他的心中升起了希望的曙光。

“无知识的热心，犹如在黑暗中远征。”（牛顿语）此后王占君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获取有用的知识，不间断地习作，几乎每个星期假日都在图书馆里度过。不久，又在阜

新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报道：《早晚有处修理自行车》。全文虽不过三百余字，但可以看出作者开始注意群众疾苦，反映现实生活的了。从一九六三年始在省级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以诗歌、曲艺为主，兼写些故事、小说与杂文。

由一九六〇年开始学习创作到一九七五年，大约发表了三百八十多篇，计四十多万字。可是在这成功的背后，又有许多次失败，同样凝结了自己的汗水与心血。粗略计算，已发表的作品只不过是习作的十分之一，而有四百万字的劳动却是废品。这里包括三百余首古典诗词，十二个话剧、评剧、电影剧本。付出如此代价，他不但不感到遗憾，反而觉得从失败中摸索出创作的特殊规律，这是完全值得的。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王占君在自学创作的道路上度过了十五个春夏秋冬。正当他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精力，投入业余创作的时候，一个不幸的遭遇落在了他的头上，这成了年轻的生命的转折点。

下肢瘫痪后

王占君患有先天性脊椎裂症。他刚一生下来，身上带一个黄豆粒般的小包。四岁时便长得象玻璃球一样大。十岁那年，小包迅速生长，又象杏子一般大了。上中学后，走路有点瘸。一九六九年由于腿部骨质松软，不慎摔了一跤，造成左腿骨折，用六孔不锈钢板固定，至今一直残留在腿里。

到了一九七五年，王占君的病情日益加剧，行路拄棍，只能走到院子里，连大门都出不去了。为此，他心里急得夜

不能寐。为再不能去工厂上班而十分痛苦。父母、爱人、弟妹们也急得团团转。这时，王占君所在单位——县液压件厂的支部书记王宇亭同志来看望他，亲切地说：“占君，你不要为工作着急，现在你的任务是治病，把病治好了，工作有你干的。一切费用咱厂子包下来了！”占君听了眼含泪花，望着这位在抗美援朝炮火声中出生入死的老书记，激动地说：“王书记，叫我怎样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呀！”王宇亭拍了拍王占君的肩头：“咱是社会主义的厂子，不是资本家开的买卖。你一个人治病有困难，让你爱人陪着，安心去吧！”

在党组织和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王占君由爱人陪同到了北京。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他俩无心欣赏首都的美丽风光，怀着把病治愈的愿望，接连去了几家大医院，医生的诊断几乎一样：脊椎裂治愈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解放军总医院神经科，王占君对主治大夫恳切地说：“大夫，我才三十一岁，不能走路，怎么去上班啊！求求您再给想想办法！”

表情严肃的主治大夫十分同情面前的年轻人，长叹了一口气说：“治这种病的办法是有，但必须在十岁以前动手术，你太晚了。”

王占君忙说：“我虽然过了岁数，能不能拿我做个试验？即使发生意外，也不埋怨！”

主治大夫感动地说：“你的精神很好。这种病除了手术没有别的办法。过去几位年岁大的动过手术，个个瘫痪，永远站不起来了，有的甚至……”

王占君的爱人在一旁急着插话：“大夫，还有药物可以治疗吗？”

主治大夫肯定地说：“什么药物也不好使，只有减少腰部的活动，才能抑制病情的发展。”

王占君听到这儿更急了：“大夫！我喜欢文学，业余写作要坐着写稿啊！这怎么办哪？”

主治大夫回答得更加明确：“写稿会加速病情的恶化，原因是腰部运动会使脑压增加，造成脊髓增多，压迫神经，减少寿命……”

天哪！这可怎么办呀？难道我从此真的变成废人了吗？不，不能！我有理想，有追求，又这么年轻……他不知道自己怎样在爱人的陪护下离开了医院。这一夜他思绪很乱，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

北海公园内外

过了不眠之夜，王占君似乎冷静了一些。他瞅了瞅两眼红肿的妻子，深情地说：“昆舫，咱们去北海公园玩玩吧！”妻子睁大了眼睛，不解地问：“去那儿做什么？还是好好休息吧！”

王占君停了片刻，闪出一个念头：你还不知道我的心哪！要不是这次陪我来看病，哪有机会到首都来呀！你这是第一次。北海对自己是太熟悉了。前几年他当工厂的产品推销员，曾多次来过北京，也有几次登上北海的白塔，遥望美丽而又古老的首都面貌：那巍然雄伟的故宫，蓝色圆顶的天坛，黄琉璃瓦的北京车站，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北京电报局的钟楼，军事博物馆的金星……那车的

海、人的流，一幅幅壮丽的图景印在他的脑子里，化在他的血液中。

想到这里，王占君劝说道：“呆在屋里没意思，出去散散心吧！”

妻子闻听这话，信以为真，便满口答应了。

夫妻二人来到了公园外。妻子找了一个荫凉地方，帮助王占君坐下来，然后去买门票。当妻子拿着票回来走到跟前时，王占君却说：

“昆舫，你自己进去吧，我在这儿等着你！”说完，见妻子不动弹，又劝道：“我以前去过多少次了，你快去吧！”

妻子攀不过丈夫，只好一个人进去了。

王占君望着妻子的背影，似乎安心了许多，但是一种烦恼接踵而来，想道：如果自己的腿脚麻利，同自己的妻子共登白塔，欣赏首都的风光该多好啊！而如今这只能是幻影，终身不能实现了。回过头来，又望望北海大桥上下的人流，个个欢声笑语，高谈阔论，悠悠漫步；骑自行车的人用双脚猛蹬，车轮飞转，迅速向前驰去……我也有一双脚，两条腿，可是迈出几步都很艰难啊……

昆舫走进了园门，过了石桥，脚步放慢，继而转身，又从原路返了回来。她不是不想看看这里的湖光山色，觉得一个人踽踽，实在没意思。更何况园外有自己惦记的人。他正是需要自己的时候，我不能离开他的身边，哪怕几十分钟！

王占君见妻子回来的这么快，甚感突然，随即问道：“这么快就回来了？登上山了吗？”

“我走的快，上去了，首都太美啦！”

王占君听了，很是高兴，觉得自己好象又完成了一篇新的作品。

开辟一条新路

王占君夫妇从北京返回阜新县城。上级领导，亲朋好友，整天络绎不绝地到家看望。

晚间，厂支书王宇亭又来了，进门便问：“占君，看得怎么样？找到名医没有？”

王占君很平静地说：“名医是找到了，国内著名的神经科专家给看的。请你瞅瞅诊断书。”说着将放在小桌上的诊断书递给了支书。

支书看到诊断书上清晰地写着：“患先天性脊椎裂，脊髓膨出，需卧床休息。”不用细问，支书猜出了八九分，治好这种病看来相当困难。但他仍不死心，劝占君再去医疗条件较好的上海看看。王占君听后涨红着脸说：“组织上的心意我领了，已出去看了五次病，给公家浪费了几千元钱，说什么我也不能再去！”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王占君的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左腿完全陷于瘫痪，拄着棍子也挪动不了一步，最后连大小便也要在屋里。这使王占君心急如焚，整夜整夜合不上眼睛。

就在这时，县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来了，工厂的领导也来了，告诉占君：组织上已经决定他去上海治病，并让他的爱人刘昆舫和三弟陪同前往。王占君听了好久没有说出话，

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

王占君到了上海之后，经著名的华山医院大夫检查诊断，结论几乎与北京各大医院的医生的看法相同。王占君看到医生在诊断书上标注的“卧床休息”四个字时，心潮翻涌。这不是等于宣判自己生命的终止吗？难道自己就这样虚度一生吗？夫妻二人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王占君闷闷无语，在思考着以后的路……他爱人见占君难过的样子，忙说：“占君，别难过。虽然你的腿不好使了，不能去工厂工作，可是你从小爱好文学，又有双灵巧的手，应该拿起笔来写作呀！要向保尔·柯察金、吴运铎、高士其那样，做一个身残志坚的人！我甘心情愿侍候你一辈子……”

爱人的肺腑之言，如一股暖流，通过王占君的全身。他以感激的目光看了看妻子，声音沙哑地说：“昆舫，你放心，我决不能因病而消沉，过那种碌碌无为的生活。我也不能只是依靠组织，空耗社会的财富，躺在社会主义大厦上享清福。我要用双手和笔，为自己的生活开辟一条新路……”

创作也是搏斗

人生是搏斗，创作同样也是搏斗。

生命有限，道路宽广。可拿起笔来写些什么呢？……这是王占君从上海回家后一直琢磨的问题。不久他终于想出道道来了：文学应该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而我曾当过“待业青年”，在街头摆摊修理过自行车，后来转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一名大集体的工人，我何不试着写写自己所经历、

熟悉的手工业者的生活呢！如果一旦写成功，不也是对社会做一点贡献吗！题材有了，那么，采取什么形式好呢？又思来想去，觉得还是用小说的形式反映最合适。决心已定，就开始动笔了。

从前王占君只写过曲艺、诗歌及短篇小说，这次要创作大部头的中、长篇还是头一次。但他清楚地知道：“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爱因斯坦语）因此，决心要拚搏一番，把自己的时间表排得紧紧的，除了吃饭、睡觉、读书、看报，其余全部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他在以实际行动向保尔学习！

清晨，爱人为占君准备好了茶水、资料及应用品放在身旁，上班去了。他便开始伏案疾书，写，写，不停地写！甚至半夜时分，还不停歇。有时躺下休息，可脑子里还转悠着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

脊椎裂病，最怕腰部的负担过重，坐得久了，不仅腰酸腿疼，而且由于脊椎连着头部，脑神经常常疼得厉害。晚上，睡觉时右腿不听使唤，爱人为他按摩捶腿。第二天他早早起来又继续坚持拚命地写，写，写！

盛夏酷暑，天气炎热。王占君手握钢笔，聚精会神地写；头上冒着汗珠子，不时地用毛巾擦擦发胖的上身。背心湿透了，又换件新的；又湿透了，再换件干爽的……

数九隆冬，寒冷异常。他在仅有“土暖气”设备的十几米的小屋里，趴在桌子上不停地写！由于时间过久，血液循环缓慢的双脚完全冻肿了。左脚更为严重，冻成了紫茄子色，已经化脓感染，疼痛难忍。他怕耽误时间，让爱人为他消毒、

擦洗、换药，自己还是坚持写下去……

经过一百二十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初稿终于写出来了，暂名《西河风雨》，竟有四十三万多字。稿子送交了春风文艺出版社，很快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你身患重病，坚持创作，这种革命精神难能可贵！所写的题材很好，基础尚可，但还要做较大的修改。

写稿容易改稿难。王占君不畏艰难又继续跋涉了。

四年时间，这部小说先后改过六遍。最后以《七星镇》的书名出版时，仅仅剩下了十七万字。如果按总劳动量计算，每年平均写了五十万字。这个不平凡的数字对于健康的作者来说也是不平常的，何况出自残疾者之手呢！

《七星镇》出版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传遍县城，也传到了市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和市文联的负责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和同志，工厂的领导和师傅，多年的文友，县医院的两位医生……都纷纷前来祝贺。县新华书店的经理也为少有出售本县作者写的新的长篇小说而感到荣幸，增加了订数，扩大了发行，贴出了海报……

王占君深知自己习作的幼稚，如婴儿学语，刚刚迈开了第一步，但他透过泪水模糊的双眼，看到了领导和同志们一颗颗赤诚的心。那一句句温暖的话语，使他的全身热血在沸腾！

长篇历史小说问世

时间啊，铁面无私。四个春夏秋冬过去了。

王占君的病情继续发展，腰部的包块长得象小碗口一般大。而他全然不顾，为使自已停止生存时，还能以双手创造的一切继续为人们服务，他的创作欲望有增无减，一个新的构思正在孕育之中。

他从小喜欢历史故事。在幼小的记忆中，穆桂英、花木兰、梁红玉、王聪儿等一连串女英雄的名字和她们的动人事迹，深深印在脑子里。其中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还是年轻的女英雄、白莲教首领王聪儿，他决意写一部反映白莲教起义的长篇小说。于是，求他爱人帮助去图书馆查阅四十多万字的资料。自己还研读了《清史稿》中的有关部分，研究了清代的风俗人情、典章制度、官制、服饰、兵器等，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白衣侠女》做了充分的准备。

忘我和勤奋，是美好心灵的不竭光源。当他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病情明显地恶化。由于脊椎膜膨出的液体压迫神经，致使小便不畅，老半天才撒下几滴尿来；大便出现梗阻，常常便中带血。好心的医生发出劝告：不能再写了！弄不好，会得尿毒症，随时有生命危险。王占君听了不以为然。心想：正因为生命有限了，才争分夺秒地拚啊！笔不能停，要继续写下去！

稿子在不断地增高、加厚，而他的体力更加虚弱了，每写三百字，手就有些发抖，不听使唤。每逢这时，不得不活动活动手指，休息几分钟，再继续写下去……

一九八一年的冬季，正当他奋力修改第四遍稿时，不慎将左下肢小腿烫伤，感染溃烂，足有半尺来长。整整三个月，爱人为他消毒、擦洗、换药。等这部稿子改完，伤口才痊